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總類卷二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通鑑總類卷二上

宋 沈樞 撰

正統門

司馬公辨歷代正統相傳

魏黄初二年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埶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

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濾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

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歴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

受授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瀍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

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

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姚弋仲使諸子歸晉

東晉永和八年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

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為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為不義也

北魏承晉為水德

齊永明十年魏高祖命羣臣議行次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統不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録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乃稱制玄朔且魏之得姓

出於軒轅臣愚以為宜為土德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為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於桓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於郟鄏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并天下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為火德況劉石苻氏地褊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為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詔承晉為水德

名分門

唐魏徵謂下多輕上不可長

貞觀十六年特進魏徵有疾太宗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

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肅宗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

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先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

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禄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

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盼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

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李愬請示蔡人以上下之分

元和十二年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柳公綽服櫜鞬見牛僧孺

寶歷元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敬宗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牛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

綽服橐鞬候於館舍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李絳引故事正僕射之禮

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伊慎為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大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

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别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敬宗聽行舊儀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

宣宗罷内園使不避宰相

大中十年内園使李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宣宗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宣宗曰汝銜敕命横絶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

孔緯不許李順節班見百僚

龍紀元年昭宗賜楊復恭假子楊守立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

後漢郭威以頭子易置留守

乾祐二年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已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歐陽修論曰自古亂亾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

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為如此者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後周世宗却留從効置邸上都

顯德六年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

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

名器門

漢明帝不許館陶公主子求郎

永平十八年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

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茍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尚書閤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宫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楊秉諫桓帝除郎之濫

延熹七年帝在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除人為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靈帝開邸賣官

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價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崔烈入錢為司徒

中平二年三月以廷尉崔烈為司徒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由是聲譽頓衰

晉趙王倫篡位濫加爵賞

永寧元年正月乙丑倫備法駕入宫即帝位赦天下改元建始黨與皆為卿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並為廉吏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

陳顒請罷己亥格

建興元年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陳頵上言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起兵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

宋明帝用阮佃夫等預政

泰始四年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

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迕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隷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北魏程駿奏罷祔廟賜爵

宋蒼梧王元徽四年魏顯祖神主祔太廟有司奏廟中

執事之官請依故事皆賜爵祕書令廣平程駿上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親賢或因功伐未聞神主祔廟而百司受封者也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為長世之法乎太后善而從之謂羣臣曰凡議事當依古典正言豈得但修故事而已

陳徐陵為書示衆

天康元年御史中丞徐陵為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衆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

尉接荆州之禍敗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安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黄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令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唐高祖以舞胡為侍郎

武德元年上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

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鑑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則天試官之濫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

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椎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麹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為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蕭至忠諫中宗

景龍二年二月丁亥蕭至忠上疏以為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歲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私臺寺之内朱紫盈滿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

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

斜封墨勅

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龍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

斜封不由兩省

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三無坐處

三年三月戊午以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崔湜趙彦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

引以為相彦昭張掖人也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斜封停任者量材叙用

景雲二年崔涖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今衆口沸騰徧於海内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為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别敕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叙用柳澤上疏以為斜封官皆因僕妾

汲引豈岀孝和之意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旦忽盡收敘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臣恐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聽

郭虔瓘奏奴除官

開元四年乙酉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材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敕下盧懷愼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彝章為奴請五品實亂綱紀不可許

上從之

張九齡諫明皇不宜以宰相為賞功之官

二十三年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張九齡力爭牛仙客實封

二十四年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

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十一月

戊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户

肅宗官爵之濫

至德元載四月郭子儀與安守忠相守七日守忠偽遁子儀逐之官軍大潰於清渠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

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陸贄疏諌獻瓜果者不宜授官

興元元年德宗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畧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

而職官之賞輿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䕃而

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

裴垍不敢私故人

元和三年九月丙申以裴垍為平章事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裴度不用債帥

太和元年四月忠武節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大僕卿高

瑀為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沛羆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宣宗重惜名器

大中八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

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久之叢自
司勲員外郎出為睦州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
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
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
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
校歳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賜李行言金紫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

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强盜數人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貼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不允醫工求官

九年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為兵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有閻醫工劉集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

以課其殿最且塲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

上遽批劉集宜賜絹百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

論劉集事甚佳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梁新診脉治之

數日良已新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

三十緡而已

蔣伸稱近日官頗易得

十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户部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

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幸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

未亂但儌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三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懿宗以將軍授樂工

咸通八年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三月上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

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僖宗賣空名御史告身

乾符四年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

令四人擊毬賭三川

廣明元年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鎮許昌令

孜為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隷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後唐莊宗以手搏除節鎮

同光二年初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帝曰汝能勝我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奉詔僅

仆帝而止以存賢為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
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嚴旭以歌得刺史
天成元年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
旭者王衍用為蓬州刺史明宗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
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
歲賜告身以萬數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

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襃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敕文班丞郎給諌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授以官禄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矣

後晉李詳請重名器

天福三年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職名而已從之

漢郭威請徧加爵賞

乾祐二年郭威至大梁隱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為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鬬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等四人亦加官諸大臣議以朝廷

執政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乙卯天雄節度使高行周等十人皆加師傅中書令侍中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風化門

漢馬廖勸太后成德政

建初二年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

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薫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東晉范甯謂王何之罪深桀紂

升平五年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説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唐魏徵與封德彝辨化民之效

貞觀四年太宗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太宗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太宗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

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太宗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太宗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

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當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内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太宗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高宗登樓觀風俗

永徽三年高宗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

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誡

變俗門

趙武靈王令國人胡服

周赧王八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

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熟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

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北魏高祖欲斷諸北語

齊建武二年魏高祖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

陛下度越前王耳高祖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高祖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高祖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高祖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對曰實如聖旨遂下詔不得為北俗

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高祖責任城王澄不能變舊俗

永元元年魏高祖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高祖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高祖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興作門

漢東方朔諫起上林苑

建元三年武帝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畮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武帝大説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棃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䵹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

故鄷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虚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懐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鶩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堤之輿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

臣逆盛意罪當萬死武帝乃拜朔為給事中賜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魏王朗諫明帝營宫室

大和元年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王朗往視園陵見百姓多貧困而明帝方營修宫室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宫室儉其衣食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霍

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彊而寇戎賓服矣

陳羣等諫明帝力役不已

青龍三年明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

空陳羣上疏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明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

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而乃

自暇自逸惟宫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亾之禍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後趙王虎作太武殿及東西宫

東晉咸康二年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宫於鄴太武殿基髙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歩廣七十五歩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為金蓮華以冠帳頂又作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

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
太史及雜伎工巧皆與外同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
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韡執羽儀鳴鼓吹
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
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鐘虡
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載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
深二尺一鐘没於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用
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既至鄴虎

大悅為之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

王彪之止謝安增修宮室

太元二年初謝安欲增修宮室王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

曰宫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熈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北魏世祖不肯增峻京城

宋元嘉四年魏世祖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丏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

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高允諫高宗起太華殿

大明二年魏高宗還平城起太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高宗大起宫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况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凢二萬人老弱供

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高宗納之

齊東昏侯大起諸殿

永元二年後宫火時東昏侯出未還宫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東昏侯曰栢梁既災建章是營東昏侯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

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

梁武帝築浮山堰

天監十四年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内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

蟲晝夜相合

淮堰成而復壞

十五年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遊波寛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

通武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大將軍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隋楊素監飾仁壽宮

開皇十五年仁壽宮成文帝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

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文帝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文帝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屢薦於文帝文帝擢為內史舍人

煬帝築西苑

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内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宫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内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宫樹秋冬凋落則翦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亦翦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煬

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煬帝詔路道德築離宮

十二年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

唐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貞觀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

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令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弘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亾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

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太宗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魏徵諫作飛山宮

十一年太宗作飛山宮特進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

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宫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太宗責房玄齡等問北門營繕

十五年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

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太宗甚愧之

天后命僧懷義起明堂

垂拱四年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樘欂藉以為本

下施鐵渠為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宫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為合宫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懐義以功拜左威衛上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斵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鷟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瑶室無以加也天后不報

後唐莊宗别建一樓以清暑

同光三年莊宗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宫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宫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莊宗乃命宫苑使王允平别建一樓以清暑

閩主作紫微宫

後晉天福二年閩主作紫微宫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宫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

薛融諫修洛陽宫

三年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宫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宫室雖經焚毁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况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宫館之日請俟海内平寧營之未晩高祖納其言仍賜詔襃之

後周世宗先立標幟展外城

顯德二年世宗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

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内侯縣官

分晝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革弊門

唐順宗首革貞元之弊政

永貞元年順宗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

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宫市

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

里者皆為暴横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

出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順宗在東宫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憲宗不從劉光琦稱舊例

元和三年羣臣上尊號赦天下自今長史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

急遽憲宗從之光琦稱舊例憲宗曰例是則從之苟為非是奈何不改

文宗深知兩朝之弊

寶歴二年文宗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塲及近歲別貯錢

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文宗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通鑑總類卷二上

通鑑總類卷二下

宋 沈樞 撰

賞罰門

蜀相諸葛亮賞不遺遠罰不阿近

魏明帝青龍二年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埶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怏怏怨謗無已亮

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兾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没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灋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懐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灋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

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比魏辛雄諫魏主不明賞罰

梁武帝普通六年魏主欲自出討賊中書令袁翻諫而止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自秦隴逆節鑾左亂常已歷數年凡在戎役數十萬人扞禦三方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之故也陛下雖降

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勲歷年不決亡軍之卒宴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東魏高澄問杜弼政事之要

梁武帝清泰元年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為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

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貶責門

東晉殷浩卒於徙所

永和十年殷浩少與桓温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温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温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為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絶卒於徙所

唐李義府長流不聽還

乾封元年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卒自義府流竄朝士日憂其復入及聞其卒衆心乃安

婁師德等以兵敗獲貶

萬歳通天元年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

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為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裴伷先以流人獲拜詹事丞

景雲元年睿宗追復裴炎官爵初裴伷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至徙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詗都下事天后之誅流人也伷先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因之以聞使者至流人盡死伷先以待報未殺既而天

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佃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佃先在拜詹事丞

憲宗貶韋執誼為崖州司馬

永貞元年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憲宗復以王叔文之黨徙遠州

元和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憲宗與武元衡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為死別良可傷憲宗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

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憲宗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功賞門

韓昭侯藏弊袴

周顯王十八年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

者

漢蕭何張良陳平以功封侯

六年冬十月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封鄼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

敢言張良為謀臣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户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張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户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高祖先封雍齒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决未得行

封上在洛陽南宫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

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蕭何功第一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内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

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户

霍光諫昭帝守先帝有功封侯之約

始元元年九月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附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北魏韓顯宗不作露布

齊明帝建武四年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别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脱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効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

敢為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

北齊斛律光請遣使勞軍

陳宣帝太建三年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唐太宗面定勳臣

武德九年九月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脱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没劉黒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

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迈出前宫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

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宋璟痛抑郝靈荃之賞

開元四年閏月己亥宋璟兼紫微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

李泌謂以官賞功有二害

至德元載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圖䛕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武宗謂無官可賞李德裕

會昌四年澤潞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

後唐周匝乞二州報恩

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莊宗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内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

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以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後周太祖戮軍士流言者

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聞之

壬午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為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羸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奏功以實門

漢國淵上首級皆如實數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

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内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悦

晉石鑒以虛張首級被黜

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今遣歸田

里終身不得復用

濫賞門

漢更始濫授官爵

更始二年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

晉王導欲賞路永等官爵

咸和四年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

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

唐穆宗優假將卒

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

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穆宗濫賜

三年上自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後唐潞王預借五月僦直

清泰元年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

十萬緡王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李專美請據所有均給將士

有司百方歛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胷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

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
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
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夫
國之存亾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茍
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
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
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
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

繙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謡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公法門

北魏源懐不以舊交恕元尼須

梁天監二年魏主以源懐持節廵邊朔鎮將元尼須與懐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請懐謂懐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寛貸懐曰今日源懐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撿鎮將罪狀之處耳

泥須揮淚無以對竟案劾抵罪

唐太宗不私龎相壽

貞觀三年濮州刺史龎相壽坐貪汚觧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太宗不阿親戚

十七年四月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為吏部尚書初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更適師道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鞫承乾獄陰為趙節道地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

高宗謂官司多不盡公

永徽元年閏月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

顔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
壅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無
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

宣宗不以工藝廢法

大中十一年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上或指物使之口
占摹詠有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一日在上前抵掌談
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正供戲笑耳豈
得輒預朝政邪自是疎之會其子坐贓杖死流漢貞於

天德軍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恩暴横以睚眦殺人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為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乃設虛坐置琵琶而羅拜於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絶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後唐潞王欲殺楚匡祚

清泰元年帝欲殺楚匡祚韓昭胤曰陛下為天下父天

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乙卯長流匡祚於登州

後周太祖不私故吏

廣順二年棊仁魯帝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法令門

衛鞅募民徙木

周顯王八年秦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灋之令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朞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灋衛鞅曰灋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醻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漢高祖約法三章

元年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醻久矣今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醻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醻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

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

梁統論人輕犯法吏易殺人

建武十四年秋太中大夫梁統上䟽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灋吏易殺人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灋自餘皆率由舊

章至哀平繼體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
律願宣詔有司定不易之典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
苛政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
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
言曰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
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
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晉裴頠劉頌論刑法不壹

元康九年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頠上表曰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二月有大風蘭臺主者懲懼前事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令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皆為過當恐姦吏因緣得為淺深也劉頌復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法欲必奉故令主

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駮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頌遷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仕者欲速事竟不行

熊遠請以律令經傳為駁議

建興元年熊遠言於琅邪王睿曰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非為政之體也愚謂凡為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睿以時方多事不能從

苻堅用鄧羌王猛

晉穆帝升平三年秋七月秦王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為御史中丞八月以咸陽内史王猛為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禄大夫彊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横掠人財貨子女為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梁武帝思秣陵老人之言

天監十年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為灋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

北齊張老請定齊律

梁簡文大寶元年齊主初立勵精為治趙道德以事屬

黎陽太守淸河房超超不發書棓殺其使齊主善之命守宰各設棓以誅屬請之使久之都官中郎宋軌奏曰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爲枉法何以加罪乃罷之司都功曹張老上書請定齊律詔右僕射薛琡等取魏麟趾格更討論損益之

唐李素立諫高祖棄法

武德元年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灋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

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

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

增新格五十三條

七年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頒新律令比開皇舊

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

初定均田租庸調𤅢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

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

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隣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黄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户籍

太宗謂羣臣令不可數變

貞觀十年十二月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之

太宗謂不可變法度

十五年七月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揺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狄仁傑奏權善才范懷義不應殺

儀鳳元年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高宗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令瀆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

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

柳公綽誅舞文吏

長慶三年五月壬申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馬植奏不應減免重囚

大中元年二月癸未宣宗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踈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踈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

張鷺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寃滯令所原死罪無寃可雪恐凶險僥幸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

後梁寇彦卿殺人崔沂奏論如法

開平四年三月左金吾大將軍寇彦卿入朝至天津橋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彦卿自首於太祖太祖以彦卿才幹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彦卿殺人闕下請論如法帝命彦

卿分析彦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帝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鬬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辛巳責授彦卿遊擊將軍左衛中郎將彦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錢萬緡沂以白帝帝使人謂彦卿崔沂有毫髪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横由是稍肅

詔令制誥門

漢山東父老扶杖聽文帝詔令

二年賈山上書曰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

第五倫見詔書歎光武為聖主

建武三十一年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

已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

唐太宗因旱蝗下詔

貞觀二年關内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已已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又詔以去歲霖雨令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北門翰林之制

天寶十三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

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棊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垍皆翰林院供奉上欲加安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諫曰禄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

德宗奉天詔書聞者揮涕

建中四年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

興元詔書士卒感泣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

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妄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宫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觧甲胄祀奠乏

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絶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

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
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勲務在弘貸如能效
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
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
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
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
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
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

眞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詔令不信

貞元三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强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産不

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令狐楚草制

元和十四年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憲宗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擢兼謩左拾遺内供奉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儒衡泣

訴於憲宗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憲宗由是薄楚之為人

武宗令李德裕草賜黠戞斯書

會昌三年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戞斯使武宗命李德裕草賜黠戞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戞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

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意待趙蕃回日别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武宗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武宗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李德裕詔語要切

武宗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

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武宗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

夜召學士草制

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宗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

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

崔嘏坐罪

大中二年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徳裕制不盡言其罪貶端州刺史

鄭畋草劉瞻制坐罪

咸通十一年劉瞻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

畏人知路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

韋貽範起復

天復二年七月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譟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昭宗即命罷草八月乙

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官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昭宗曰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悦而出己亥再起復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視事

後漢范質草詔令得宜

乾祐三年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

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黄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赦書門

漢匡衡荀悦論赦

永光二年元帝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

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末得其務也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羣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吳漢願光武無赦

建武二十年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蜀漢諸葛亮不發赦

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蜀漢大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褘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

乎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晉郭璞請發赦

太興四年三月日中有黑子著作佐郎郭璞以元帝用

刑過差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郭璞復上疏請赦

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元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

王彪之言郊祀不應有赦

永和七年穆帝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郊

祀應有赦否慮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凶愚之人以為郊必有赦將生於僥幸矣昱從之

唐太宗不欲數赦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陸贄言竄謫者未霑恩

貞元十年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德宗使謂之曰故事左降官準赦量移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稍似超越恐非便贄復上言以為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藴才者終不見伸若所移不過三五百

里則有疆域不離於本道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乞更賜裁審

陸贄陽城皆死貶所

永貞元年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忠州别駕陸贄郴州别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

李絳白居易上言

元和四年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降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李逢吉恐李紳量移

寶歴元年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在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敬宗即遣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後晉張允上駮赦論

天福三年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駮赦論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

直者銜寃寃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

之

通鑑總類卷二下